



苗雨说：“我们也别站着，既然来了，我们一起栽菊芋吧。”

大家也不再客气。走进地里，彭春旺说：“看来这些人中就我年轻，身体又壮，你们栽，重活我来干吧。”说着拿起锄头，在地上搂出一条土沟。其余人开始在沟里栽菊芋，李月娥在后面培土，踩格子保墒。

一周后，苗雨又赶了过来，陪着小叶榕和爱人以及两个孩子在菊芋园玩了一天。晚上，又把依君儿、彭春旺、惠沉梅尔、诗人阿古、陆海欣等人请了过来，论菊芋，谈新诗。第三天，小叶榕醒来，又把剩下的菊芋栽完，才想起回家的事儿。结果赶到飞机场一看，飞机在一天前就飞走了。一家人回来又在这儿住了一个晚上，害得小叶榕爱人叹了一个晚上的气。好在李月娥性格柔软，也一再说：“小叶榕啊，你以后写写诗、会会友，种种菊芋，改善沙海的环境，我倒不反对，可是你也得节制着点。”

小叶榕白白浪费了几千元的飞机票钱不说，又耽误了给老丈人过生日。

小叶榕一家回到闽南，邱千的病果然好了。小叶榕心情日渐晴朗，又开始了红树的研究，岳父李知之本来是生物学家，有空也过来指导，他的红树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。家中一切全由李月娥这样一个贤惠的妻子，鼎力操持，家里家外过得整洁、舒畅。由于身体不好，邱玉麦提前办理了退养。

闲下来的时候，小叶榕想想这些过去的事，他感到仿佛如梦。这世界倒也公平，自己的妻子去料理照顾别人的孩子去了，上天又给他派一个如花似玉的媳妇来为她照料生病的孩子，并帮着把孩子的病治好，重新复学了。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。想到这儿，他反倒怀念起万玉洁来，他开始原谅她，在纸上他写下一首诗，最后两句是：命中的黑葡萄，原谅风，原谅雷声，原谅所有的过错；牵回游动的目光。

送走小叶榕后，芒果仍然独自一人住在菊芋园。他感到有些孤独和寂寥。这让他更怀念沙伯川，暗自问道：你老人家怎么就走了呢？把我孤零零的留在了沙海，我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他开始整理自己的思想，问自己，环境是什么呢？难道真的像海洋市水环境专家团督导洪建民所说得那样，是蓝天、甘泉、丽焰、风涛，青山吗？不但能给人们带来感官的快乐，更重要的是人类

赖以繁衍生存的久远摇篮。由于人类无知，在某一特定时间内，人为的或者来自天然的暴力，破坏了这种和谐，植被受到破坏，土地开始沙化，大量的生物濒临灭绝，这才需要象沙伯川这样的先驱者实行人工治沙，人工培育植被，制造沙漠绿洲。它确实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。他想到这里，从实验室走了出来，来到了沙伯川老师的坟前。

沙伯川去世后，按照老先生生前遗愿，墓地就选在了菊芋园的西边。当时菊芋园还没有这么大，只有三十亩地左右的规模，现在举目望去，菊芋园已经绵延成数千米菊芋带，像一道天然的绿色屏障，在这黄沙岭上，一眼望不到边了。

-65-

就在芒果深感无助的时候，沙海市市长带着考察团来这里视察了。市长一下车直奔沙伯川菊芋栽培实验室。芒果正在研究红、白、黄三种菊芋品种的习性特点，听说市长来了，赶忙站起来。可是还没等走到门口，市长一行已经进屋了。

市长握着芒果的手说：“不简单啊！你为沙海市人民造福了。我们不仅要在这里建菊芋园，还要把它建成菊芋州。”

芒果激动地说：这得感谢我的老师沙伯川，我是他老人家的继承者。

市长说：“我们为沙伯川老先生有你这样一个好学生感到荣幸

和自豪。”

芒果说：“我最近和植物学家探讨过，虽然菊芋只要种上就不用再种植，但是，如果任其自然长下去，植株就会过于密集，也会影响其自身的成长。同时，会由于植株过细，影响抗风能力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最好的办法是每年有计划的挖出一部分果实，重新栽种。可是人手不够啊！”

市长说：“能不能考虑开发菊芋呢？”

芒果说：“当发展到一定规模后，还可以办菊芋加工厂，把菊芋制成菊芋粉，菊芋粉可是糖尿病人最好的营养品，在国际上很受欢迎。它的秸秆还可以用来做饲料，喂养牛羊都可以的。这样，就可为进一步扩大菊芋园提供必要的资金。我们有了钱，就可以招聘工人，安排社会就业，把义务菊芋治沙变成社会的专门职业。我的网络朋友南海芭蕉在广东办了一个魔芋园，我听说他的魔芋加工做得挺好的，我想有时间去他那里看看，能不能也办个菊芋加工厂。”

市长高兴地说：“我们应该向南方人学习，借鉴他们的经验，把菊芋加工厂办起来，安排就业，形成沙漠产业链，这还真是一个好意见呢。”

芒果说：“菊芋是提取高纯度低聚果糖的最佳原料。低聚果糖可有效增殖人体内双歧杆菌、平抑血糖、降低血脂与改善脂质代谢，提高人体免疫功能，目前已被广泛运用于医药、保健领域。在日本、欧美每年市场消费量约为8万吨高纯度低聚糖粉，用于

功能型饮料和食品添加剂。我们国内市场的‘双歧因子’医药保健品，均以菊芋为原料。此外还可以制成菊芋糕，这可是既好吃，又保健的上等食品呢！还有在大连化物所乙醇产业化项目论坛上，得知菊芋还是提取乙醇燃料的最佳原料，成本大大低于玉米。这些，条件成熟时我们也可以办不同类型的菊芋加工厂，形成产业链。”

市长听完芒果的介绍，马上肯定说：“以园养园，扩大社会就业，这个办法好，这个办法好哇。我们要举全市之力支持你。必要时除提供无息贷款外，还可以考虑财政每年有计划地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持。”

芒果一高兴露出了两颗虎牙，笑哈哈地说：“谢谢市长！只有到那时，沙伯川老师的遗愿才真正的落实了。那些靠吃植被长大的羊，就不用再啃沙漠上有限的草，而是有计划地用菊芋杆饲料实行圈养。”

市里的领导听到芒果的介绍，个个笑逐颜开。市长带头鼓掌支持。接着市长又参观了实验室，之后又到治沙先驱者沙伯墓前送上了花篮。

市长走后，芒果看了看日历，今天刚好是老师逝世十周年纪念日。他来到了老师的墓地，捡了一些蒿子杆儿，一根根架在一起，擦了一根火柴，点燃了，一会儿，火就燃了起来。随着柴火噼噼拍拍的响声，他唱起了《辽阔的沙海》。这首歌是老师老师

教他的，词是自己编的，谱借用的是蒙古长调的曲子。

芒果每年在这一天，仿照老师在时的做法，在老先生的墓前点起篝火，来祭奠这位治沙的先驱者。自沙伯川走后，芒果已经坚持多了年。有时他也约请志愿者，一道来举行这个独具一格的祭祀活动。

大漠一望无边，火焰照在沙海上，红彤彤的，远远望去，虽然还很微小，但十分静穆凝重。歌声里他仿佛看到沙伯川老师朝他走来，有一会儿他甚至听到老师沙哑的嗓音，随着四溅飞舞的火星子，和他的歌声糅合在一起，让他在凄凉中，感到一丝丝温暖在周身荡漾。

这时，芒果在沙伯川坟前坐了下来，借着火光，他要和老先生说说话。企望在生者和逝世者之间，通过火焰的升腾找到缓解情感的交流缝隙，如果能架起一道灵魂的彩虹更是最好不过的了。这些年来，每当他情绪不佳的时候，或者遇到什么高兴的事儿，都要到这里来。现在他又开始和老先生聊天了。

他在心里对沙伯川教授说：也可能自己出身于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，到目前为止还没爱过什么具体的东西，也就是说他没有物质嗜好。不吸烟，偶尔喝酒为的是朋友，不爱物，也不爱钱。要说有爱，他爱菊芋，因为它能治沙，能改变环境。当然对父母老人的爱也有，对老婆孩子的爱也有，但都比不上菊芋。当然，说实话，老师，我也爱诗，爱哲学，这不仅因为我父亲是京大著名的哲学教授，是因为我的遗传基因里注定爱哲学，胜过爱一切。

好多哲学著作，对别人可能感到枯燥，可是在我这里，却爱不释手，大都能大段大段的背诵，所以在医科大学毕业后，我不能不专门考了这哲学方向研究生。可是我又不能不实现你的治沙遗愿。

这时有一只蚊子，盘旋着，飞了过来，落在了他的手上。在这里由于干旱少水，本来蚊子了、苍蝇了都是不多见的。可能是前几天这里下了一场大雨，有了生机，少见的蚊子居然出现了。这让他欣喜若狂，立即来了诗意：

-67-

《蚊子》

菊芋覆盖了大片黄沙。
又是上弦月，
行星早已现身夜空；
我和蚊子交换想法，
今晚能否早点睡去？
蚊子寂寥地唱着心中的孤独，
潜进这来自万年前的圆舞曲，
我与你共舞，或者睡去。

他觉得这首诗很好玩。一高兴编成了短信，发给了高敏。虽知高敏十分不悦，马上回短信说：看来你的精神的确出了问题，

要不要我送你去精神病医院？看了回信，芒果的兴趣顿时烟消云散。一挥手赶走了蚊子，一种无名痛慢慢弥漫在心口，让他不知怎样才好。

芒果在沙伯川教授的坟前，一直坐到天黑了才转身回到屋里。他打开灯，坐在写字台前，翻开他多年前写的毕业论文，读了起来，纸页有点泛黄，可是字迹依然清晰。

芒果热爱哲学。在这个重视物质的时代，无论如何都不会被人看好。可是他不仅酷爱，更重要的在于他读懂了哲学。他师拜当今全国著名哲学教授霖璨，他的哲学研究生毕业论文是《后现代后哲学的犹豫及其发展方向》，在国际论坛期刊一经发表，震惊全球。

他的最后结论是，无论在什么条件下，不管你信仰什么主义，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生活样式里生存，有一点不能忘记，这就是：我是人。这是我们考虑任何哲学包括社会问题的基点，既然是人，就需要关爱，就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。“我是人”，这个哲学命题一度成为全世界的话题。这个曾经的风云人物，现在被一道爱情难题给困扰住了，难能自拔。

现在芒果想不清楚爱和被爱的关系了，他有点迷茫。或者说，这也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。对于现代社会的年轻人来说，尤其对芒果这样一个哲学青年来说，想不清楚，其实也不要紧，他可以慢慢去想，还可以召集一些社会“闲散人等”，进行主题讨论，广

泛的去想。在最苦闷的时候，他又想起了苗雨。网名苗雨的诗人原名叫靳韧楠，是他的通州老乡，苗雨来这个城市工作，最初还是他帮着联系的呢。

-68-

一个时期以来，苗雨在网上成了明星，几乎与南珠儿不相上下。她写了一首被称之为“道德新概念”的诗，引起了诗歌界的广泛注意，每天手机电话络绎不绝，响个不住。本来她是想写一首关于种植菊芋防沙固沙的诗，不知怎的，写着写着，却变成了下面的文字：

《菊芋》

从体内掏出露水。一个软体诱惑，
在你的胸口发呆；
晶莹的露珠依然圆润，
刚想把它煮沸，河水就流到了门口；
小花猫凸凹着，不约而同响起叫春的涛声。
今天日落十分，它蜷屈在黄沙岭的菊芋丛中；
一条小河，两畔风景如画。
蜿蜒在你的胸前，
出奇的挺拔，任你打捞藏在深处的鱼群；

我胸前的花朵也和这河流一样由酥软变得弹韧。

它慢慢打开，变得十分温顺；

甚至可以鞭挞，以轻捷地蹂躏。

把这条河水引入密室，

如一杯牛奶，用它的白整理孤寂的肤色。

在暖如春阳的阁楼里，咽喉融化了满地黄沙的忧郁；

菊芋，你宽厚的胸脯笼罩着月光下的脸色。

这首诗，尽管苗雨写的是菊芋，可是好多人却把它看成是一首描述情爱的性诗。如果出于男人之手，他不遭到唾骂，也可能会立即引发整个诗坛的混乱。可是今天，人们不但不唾骂，反而在此诗出现的数日时间里，人们瞠目结舌，无一人应对。时隔月余，忽然刮起了所谓诗坛道德新概念的旋风，且越刮越猛，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学圣火，越燃越烈，直至在诗坛点燃满天的大火，时至今日依然在熊熊燃烧。作为一种既定的道德次序，人们早已约定俗成。可是现在，却出现了一匹黑马。在道德范畴，对于性，历来已成传统哲学的痛点，也是主流文学敏感的触点，即使接触性话题，人们也是爱莫能助，语默讳深，常常绕道而行，也不肯越雷池一步。今天，一位女诗人大胆踏上雷池，大有推倒泰山之势，怎能不让诗人们刮目相看。此诗出现月余之后，各大网站、各大期刊纷纷转载，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。

芒果流畅的讲完自己这段不平凡的人生经历，以及召开这次沙漠治理与环境文化会议的人文背景。一树珍珠听了说：“你的故事很神圣。”水黄皮说：“我能想象到嫂子生气时的样子。”

小叶榕说：“弟妹那人可好了，五月来菊芋园的时候，我见过。我得感谢芒果的菊芋园，帮助我治好了儿子秋千的病，这次出来，月娥还特意嘱咐我，要好好谢谢芒果呢！”

芒果说：“多亏你们一家来，给我带来了快乐不说，还化解了我和胡春旺的之间的隔阂。不然，我可能早就疯了。”

此时，洪建民、南珠儿、南海芭蕉、一树珍珠听得十分投入，许久，还停留在里面，没有出来；愣愣坐在那里。

依君儿有点歉疚地说：“我打乱了芒果的生活次序，好长时间感到过意不去，总感到自己在作孽，对不起芒果。后来，我带着老公彭春旺到这里栽了一天的魔芋，啊，不对，是菊芋，才谅解了。”

芒果说：“结果，没想到彭春旺成了我的好朋友，前不久，小叶榕到这里度蜜月，彭春旺过来陪小叶榕栽菊芋，把手磨出了一排血泡，小叶榕见了过意不去，陪着喝酒，忘了班机的时间，第二天到机场一看，飞机在前一天飞走了。”

大家听了哈哈大笑，南海芭蕉正在喝普洱茶，一笑把水喷在了洪建民身上。依君儿起身赶紧拿了一块毛巾，帮着擦了。

洪建民说：“不要紧，一会儿，我也喷一口水到南海芭蕉身上，就扯平了。”

南海芭蕉说：“这洪建民小时候可坏了，我在芦花江小学“留”学的时候，住在他们家里，他把我的鞋子，送到老鸹窝里，害得我光着脚上学。”

洪建民听了说：“你可得看好了，不然，哪天我把你的普洱茶，送到菊芋地里去发酵，变成菊芋茶。”

南海芭蕉听了，咯咯地笑了起来，南味十足的说：“你会干得出来的啦，大家都在这儿，给我作证的啦，哪天我的普洱茶，长出了菊芋胡子，就找他算账的啦。”

一树珍珠问：“你在他家乡的小学“留”过学？”

洪建民说：“暂时保密。”

南珠儿笑着说：“这里的人真好，这个故事我听了，到现在我还没从菊芋园地里出来呢。”

-70-

芒果见他们听得出神，继续说：“这两首诗，你们都读过，在网上也参加过讨论。为应对诗坛这场划时代的变故，我才先后致电北方鹤、南海芭蕉，建议立即召开沙漠环境文化诗会三秋主题诗会，讨论诗人的脸、环境与诗、道德与诗之间关系，并就此推出动性写作的诗学主张。此议一出，没想到立即得到两位响应，我得感谢你们呢！”

洪建民说：“过去，我在诗坛上最初见到这两首诗，还真没太

在意它深层次的环境意义，看来这诗歌文化和环境文化还真不能分家呢。”

南海芭蕉用浓重的广东口音说：“芒果，无独有偶的啦，你在这里建了一个菊芋园的啦，别人误称魔芋园，欢迎有时间到我的真魔芋园参观指导的啦。”

芒果听了还是一笑，十分坦诚地说：“我听说你的魔芋园已经由单纯养殖，发展到魔芋深加工，产品不仅走向了全国，还远销到国外，我要到你那儿取经呢！没想到你就送经来了。”

南海芭蕉用纯正的广东话说：“姆乖（粤语谢谢）！欢迎，欢迎。”

这几位当今环境文化的闯将，也是诗坛的大诗人们一直谈到深夜，才各自回房间睡下。南珠儿和依君儿住在一个房间，后来据她们自己说：“她俩说了一夜的悄悄话。”由于是闺房重地，至于她俩都说了什么，至今也无从知晓。但有一点不容怀疑，此后她们成了最好的朋友。事后，洪建民问过南珠儿，南珠儿笑而不答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下章更精彩

(本期题目由铜雀台头条传媒编辑加)